

中非合作豐富 「糧袋子」和「錢袋子」

水稻種植

地點 肯尼亞蒙巴薩向內陸行駛大約100公里
主角 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研發的節水抗旱稻

稻農姆旺吉·基馬尼頌：

「這種水稻生長得很快。我們過去種植的當地品種面臨很多挑戰，產量相對較低。過去我們與害蟲作鬥爭，現在種植這種水稻後，蟲害變少了。」

► 肯尼亞的農業畜牧專家在位於蒙巴薩的試驗田內觀察水稻長勢。 新華社



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將於9月4日至6日在北京舉行。本屆峰會主題為「攜手推進現代化，共築高水平中非命運共同體」。多國總統陸續抵達北京。這是繼中非合作論壇2006年北京峰會、2015年約翰內斯堡峰會、2018年北京峰會之後，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團圓，也是中國近年來舉辦的規模最大、外國領導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介紹，消除貧困是人類共同使命，也是非洲人民共同心願。從「十大合作計劃」到「九項工程」，減貧始終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組成。中方願以中非合作論壇峰會為契機，繼續與非洲攜手推進減貧進程，為非洲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大公報今起推出《中非合作·走深走實》系列專題，從實際個案出發，展現中非合作在「探索現代化發展新道路」和「開闢減貧新路徑」的光明前景。

【編者按】

蔗糖製作

地點 毛里求斯東部弗拉克區布魯斯家甘蔗園
主角 中毛自貿協定



▲在毛里求斯東部，一位當地蔗農站在自家的甘蔗地前。 新華社

甘蔗農布魯斯：

「協定專門為毛里求斯蔗糖作出『關稅配額』安排：從2021年的1.5萬噸配額開始，每年增加5000噸，直到2028年達到5萬噸。蔗糖關稅由此前的50%降至15%，讓我們的收入增加了。」

咖啡生產

地點 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哈德羅」咖啡加工廠
主角 中國電商平台



哈德羅公司負責人穆巴拉克·艾哈邁德：

「中國電商平台大幅降低了埃塞咖啡的出口成本，常有中國貿易商到工廠實地探訪，進博會和廣交會等平台也為我們提供了絕佳機會，我們也希望把更多的優質咖啡帶到中國。」 資料來源：新華社

▲在第八屆南博會咖啡產業展，一名埃塞俄比亞展商在沖泡咖啡。 新華社

「中非科技小院」項目 助力培養高素質農業人才

非洲留學生：中國農業技術博大精深



每天從晨光破曉的那刻起，來自尼日利亞的留學生納齊爾便與中國農業大學的指導老師和同學們結伴踏入位於河北省邯鄲市的中國農業大學曲周實驗基地的田間，親身實踐各種農業技術。來中國之前，納齊爾就在課本上無數次讀到，「中國用佔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近世界20%的人口」，他一直對此感到不可思議，直到他2024年再次來到萬里之遙的中國，加入「中非科技小院」項目，進一步體驗到中國農業技術的博大精深。納齊爾告訴大公報，他渴望成為中非農業合作的堅實紐帶，自己的夢想就是在中國所學到的專業技能和寶貴經驗帶回家鄉，為祖國尼日利亞和非洲的農業發展貢獻綿薄之力，實現豐收夢想。

大公報記者 孫志、李暢北京報道

作為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糧食對尼日利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尼日利亞的農業結構依然單一，小農經濟普遍存在，生產技術落後，耕地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納齊爾向記者描述了他家鄉種植玉米的粗放方式：刨個坑、撒個籽、端一腳，然後等待收穫。這就導致了非洲普遍的「廣種薄收」現象。

在非洲，糧食自給自足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眾多國家。面對這一挑戰，「中非科技小院」是2019年啟動的中非農業教育項目，由中國農業大學負責實施，面向非洲招收農業專業來華留學生，用中國農業經驗幫助非洲培養高素質農業人才，助力非洲農業發展。項目在河北省曲周縣和非洲東南部內陸國家馬拉維均設有實驗基地。近6年來，該項目已在非洲12國招收了91名農業人才。納齊爾就是「中非科技小院」招收的學員。

渴望及早把所學所悟帶回家鄉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的副教授、中非科技小院項目負責人之一的焦小強坦言，「非洲當前的糧食產量水平較低，相當於中國七八十年代的水平。我們的首要任務便是助力非洲解決糧食問題，讓他們『糧袋子』、『菜籃子』先鼓起來。」

在曲周，納齊爾親眼見證了農民種植玉米的精細與用心。播種前，他們會深耕、耙平、起壟土地，以改善土壤結構，提高肥力和保水能力。播種量也需根據品種、密度和發芽率等因素精確確定，絕非隨意撒籽。基肥以有機肥為主，輔以適量化肥。其間，農民們還要進行間苗定苗、中耕除草、澆水排水、病蟲害防治等一系列細微操作。

深受觸動的納齊爾坦言，他和眾多非洲同學在中國掌握這些先進技術後，都滿懷迫切之情，渴望將所學所悟立即帶回家鄉，服務非洲。他提及了上一屆的肯尼亞師哥，這位師哥已將中國的滴灌技術成功引入肯尼亞的乾旱地區。這一創新的技術通過管道系統直接將水輸送到植物根部，在嚴重缺水的條件下確保了作物的穩健生長和產量的最大化。師哥在電話中興奮地分享，「實施滴灌系統後，水資源利用效率竟然提升了30%。」

看到希望和未來 祖國豐收可望實現

據焦小強教授介紹，在非洲，谷子的產量一般在1.5噸到2噸每公頃，換算成畝產量大約是200斤左右。然而，在國內，得益於我們精耕細作的傳統以及土、肥、水等各個方面的精細管理，谷子的產量能達到6噸每公頃，即12000斤，是非洲的6倍之多。在華北地區，一公頃玉米的產量輕輕鬆鬆就能達到10噸至12噸，相比之下，非洲的玉米產量只有2噸到3噸每公頃。

去年11月份，中非科技小院項目安排學生在作物關鍵生育期指導馬拉維農民進行澆水、施肥和控制病蟲害等作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業大學的學生通過傳授知識和技術，讓當地農民實現了玉米產量的驚人飛躍，每公頃產量達到了8噸，這是之前的4倍左右。這一令人振奮的成果不僅極大鼓舞了學生，同時也讓非洲當地農民看到了希望和未來，他們開始相信，通過科學的種植方法和精細化管理，能夠實現豐收的夢想。



把畢業論文寫在非洲大地

大學畢業後，納齊爾便投身於尼日利亞農業和農村發展部，擔任農業推廣員的角色。

10年前，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參加農業方面的相關技術培訓，當他親眼目睹中國農村裏鬱鬱蔥蔥、挺拔整齊的玉米地時，他震驚極了：「相比之下，我們那邊的玉米產量低，地裏雜草叢生，村民們對此束手無策。」納齊爾感慨道。

直到2023年，在中國援尼日利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納齊爾又一次見識到了神奇的「東方力量」。在中國專家的指導下，示範中心所培育的作物的糧食產量提高到一畝地達到1000多斤，要知道，這在尼日利亞的小農戶中簡直是天文數字。那一刻，納齊爾的內心被深深觸動，一顆夢想的種子悄然萌芽：他將中國的種植技術帶回非洲，讓家鄉的人民遠離飢餓的困擾。

後來，了解到「中非科技小院」項目後，納齊爾果斷報名。

中非科技小院獨創了「1+1+1」的教學模式，具體實施方式是：學生第一年在中國學習理論知識，同時在曲周實驗站加以實踐，第二年便奔赴非洲，將所學應用於當地的農業生產中。他們需要深入田間地頭，從種植到收穫再到銷售，全程參與，與農民共同開展科學研究。學生的畢業論文更是要針對非洲小農戶的生產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並得到農民的認可和應用。

這一教學模式更是讓納齊爾極為心動，憑藉在尼日利亞農業和農村發展部近十年豐富的工作經驗，納齊爾的知識儲備極為充足，這使他順利地通過了筆試。在面試環節，他更是誠懇地表達了自己的心聲。他表示，如果能有幸在中國農業大學深造，他將充分利用這里豐富的資源，致力於銜接農業生產中心與當地小農戶的關係，為農業合作與發展架起橋樑。「我渴望成為中非農業合作的堅實紐帶，更希望未來能成為非洲糧食安全的守護者。」納齊爾滿懷激情地說。



▲納齊爾在河北省曲周縣與當地農民一起辛勤勞作，交流學習。

▲尼日利亞留學生納齊爾深入田間地頭，冀把在中國學到的專業技能盡快帶回家鄉。 受訪者供圖



▲馬拉維籍學生奇爾瓦與曲周農民合影。

中非科技小院

話你知

2009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福鎖和團隊成員，在河北省曲周縣白寨鄉共同創立首個科技小院。中國農業大學師生住在村裏廢棄舊房改造成的小院裏，「頭頂科技帽，常想心上田」，為當地農民提供「零距離、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科技服務。當年，白寨鄉1萬畝示範田小麥增產65萬公斤，玉米增產110萬公斤，農民增收350萬元。隨後，科技小院模式經歷多次更新和升級，成為集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示範推廣於一體的基層科技服務平台，數百家科技小院在全國各地建立。2019年，「中非科技小院」項目在中國農業大學、世界銀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合國糧食組織（FAO）等組織機構的支持下正式啟動。項目以中國農業大學曲周實驗站為基地，並在當年迎來首批留學生。

與土地打交道 才能理解農業本質

▲納齊爾正接受中國農業大學老師的指導。 受訪者供圖

認真觀察

在曲周的廣袤田野間，每日都能目睹非洲學生與當地農民一同頂着烈日辛勤勞作的身影。他們通過細微觀察中國農民的生活，深刻體會到由於農村家庭人均僅擁有的「一畝三分地」，這不僅是他們口糧的唯一來源，更是驅使他們必須勤勞耕作、不遺餘力地尋求增產增收之道的實際動因。

「我們要求所有的留學生必須要住在農村，因為只有長時間與土地打交道、與農民打交道，學生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農業的本質，體會農民的辛勤與智慧。」焦小強相信，通過這樣的親身經歷，這些非洲學生們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到農業技術在實際生產中的具體應用與所面臨的挑戰，進而激發出更多的創新思維和解決方案。「思考得越多，實踐的越多，收穫的就越多。」他補充道。

盛讚中國同學樂於助人

早在2014年，納齊爾就曾到訪中國，而此次前來中國求學，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巨大變化。當被問及對中國人的感受，納齊爾害羞地笑了，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三個詞來描述：善良、樂於助人、美麗。在他看來，無論是中國的老師、同學還是接觸的農民，都對他們這些非洲學生充滿了善意與溫暖。「起初剛到曲周時，說實話我不太適應。」納齊爾坦誠地說，「因為我沒辦法和當地的農民交流，他們只會說中文，且語速很快，大多數時候我只能尷尬地笑笑。但幸運的是，科技小院的中國學生們都非常樂於助人，他們經常幫我們互相翻譯，讓我們能夠更好地融入當地的生活。」